

“执拗”严慈的老爷子

◎王鹏

李植庭是教育界的老前辈,他倾注精力办学五十余载,创办的双凤学校是寿光早期党组织的“革命摇篮”。新中国成立后,他筹建了寿光中学和寿光第二中学。这样一位对寿光革命和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人,也是大家眼里“执拗”严慈的老爷子。

1947年秋,山东解放军暂时集中于黄河以北的狭小地区。人多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为了让战士们先吃上饭,已经76岁的李植庭拒绝搞特殊,有时一连几天也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时间久了身体越来越瘦。大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炊事员买了几个鸡蛋要给他开小灶。当把煮好的鸡蛋送来时,却被断然谢绝。他说:“我也是共产党员,没有理由搞特殊。还是送给有伤病的战士吃吧,他们养好伤病,可以上前线打仗。”经过几番拉锯,拗不过李植庭,炊事员也只好照办。他还常常劝诫大家:“革命就得吃苦,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啊!我们今天多受点苦,将来我们人民大众就可能多享点福,苦得值啊!”

李植庭的“执拗”不仅体现在严格要求自己,也延续到子孙身上。1956年,他的孙子李培信在益都师范求学,由于学校条件简陋,加上那年雨水很大,李培信就跟李植庭说要买双水鞋,可是一紧张把“水鞋”说成了“皮鞋”,被李植庭狠狠批评了一顿。1962年,李培信师范毕业后到寿光五中教学,就想找祖父帮助买辆自行车开展家访。因为有之前的“买鞋事件”,所以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果然,李植庭一开始并不同意,但是当 he 得知孙子买自行车是为了开展家访后,便一口答应了下来。没多久,县城里便留下了李培信骑着自行车穿梭家访的身影。

李植庭对自己和孩子们要求严苛,对办学和资助学生却非常慷慨,小到购买树苗,购置文具,大到扩建校园、慰问师生,他都自掏腰包资助过。据统计,从1950年至1963年,李植庭累计捐资助学3839元。

1964年,李植庭先生病逝,享年93岁,对他的一生,山东省委、省政府评价为“教学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2015年,寿光市建成了李植庭纪念馆,旨在传承弘扬植庭精神,激励后来者奋发拼搏。

流苏花开

◎张克奇

在我心里,一直有两棵流苏树在盛开着。那些密密匝匝的白色小花,挂满每一根枝丫,犹如无数片雪花把四月中里正浓的春光又顽皮地挑逗了一下。

那树,静静地生长在临朐县柳山镇庙山村西的沃土上。它们原本是明代乡村眼疾名医张化露栽植在花盆里的心爱之物,张去世后,子女们出于孝心,便将其移栽于他的坟前,让它们日夜陪伴着父亲。根植于肥沃的土地,流苏树吹风沐雨,茁壮成长,逐渐从盆栽之物变化为挺立于天地之间的大树。它们的头冠,也日益铺张蔓延开来,状如华盖。

柳山,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字。因为土地平坦肥沃,这里早在春秋时期就建起了城池。临朐旧志记载:西汉时曾在此设立虚侯国。位于柳山镇孟津河西岸的魏家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一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古文化遗址,曾出土石铲、石斧、石刀、石锄和红陶、黑陶鼎、罐,以及象征权势和地位的蛋壳陶高柄杯的残片,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汉代的庙山遗址,被列入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庙山在明朝由张氏立村。这支张氏在临朐的始祖于元末自河间府(现在的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魏鸡店庄逃难而来,初居双山之阳,再居高家庄,其后一子东迁汶河之西白塔之北揪土诛茅,以就口食。他们砍伐一些树枝搭成简易的窝棚遮风雨避寒暑,故称“窝铺村”。明永乐年间,五世祖张鹏又从窝铺迁到庙山,村名初称“庙山”,明万历年间,村西建起关帝庙,村名遂改为“庙山”。张氏的文化基因强大,有文进士张初旭,文举张柱,张敦仁,武举张居常,清代著有小说《筒丸录》的张新修等一批名流支撑门面。

庙山张氏后裔崇文重教,明清时代即设有私塾。村人多才多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就成立了剧团,吹拉弹唱各样人才俱全,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如今村里的书画协会、秧歌队、吕剧团等队伍更是蓬勃发展,还出现了张森顺、张敬源等一批书画名家和文化带头人,文艺活动常年不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另外,庙山人还有着极为浓厚的尚武情结,形成了崇文尚武的底蕴和特色。“武”为抵功拳,其祖师是有“神拳”之称的安丘人张璫。张璫因母患眼疾慕名到庙山就医,张化露知道张璫武术精湛,求其教授拳艺。从此,张璫的抵功拳就在庙山流传下来,目前已经传至第六代。

庙山的文武之道,均以“孝”为核心。张化露的子女将父亲生前爱物移至父亲坟前,是一种孝;张璫为给母治眼疾,不惜将抵功拳倾囊相授,也是一种孝。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的两棵流苏树,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也见证了一代代庙山人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创业历程。为了充分发挥两棵流苏树的价值,庙山村从2015年开始以其为载体,积极联合县、镇两级举办流苏文化艺术节,不仅大力传承弘扬“孝文化”,还很好地实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双赢、多赢。

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近年来庙山村大力发展的大棚西瓜、有机蔬菜、流苏苗木培育等产业,并将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积极发展生态休闲农业、农业观光、休闲采摘等项目,努力拓展发展链条。这一套完美的“组合拳”打下来,群众的腰包鼓了,村集体的收入也增加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都得到了很大改善。2023年春节期间,我亲眼见证了村里第一茬大棚西瓜上市的情景:15元1斤还供不应求,根本不用出去卖,光找上门来的顾客就给“包了圆”。一位村干部对我说:“村里年年都是忙年、累年,但年年也是富裕年啊!”

在宽阔的流苏文化广场,仰望两棵高达20多米的流苏树,觉得它们既像兄弟、姊妹,也像一对夫妻,相互依偎,相互扶持,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就像村民们抱团合作,互帮互助,共同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据书籍记载: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春,天气久旱无雨,老百姓生活用水都非常困难,甚至舍不得用水洗手洗脸,可每家每户仍然每隔几天就自觉留出一碗水,轮流去浇这两棵流苏树,终于使古树顺利度过旱灾。清咸丰七年(1857年)发生严重蝗灾,村民轮流值班,驱赶蝗虫,帮助古树再逃一劫。这两件事,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这两棵流苏树的深厚感情和敬畏之心。

每年四月底,两棵流苏古树总会如约盛开,两个巨大的树冠洁白如雪,纤尘不染,幽幽花香,若有若无,慕名前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古树身上的传奇故事,所承载的孝道文化也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中得到了升华。这每年一场浩大而安静的盛开,多像对苍茫历史的一种缅怀,又多像是对乡村振兴新征程的深情礼赞!

元丰五年的那个寒食节

◎魏辉

下复活了。

那年春天,苏轼随手写下的字,被人们称为《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

在此后的近一千年里,无数人人为之倾倒。

二

《寒食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后人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至哲贤达的风格,而苏轼的《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

它们各领风骚,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后人评价《寒食帖》:此卷用笔或清俊劲爽,或沉着顿挫,字体由小渐大,由细渐粗,有一种徐起渐快,突然终止的节奏。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品其诗,苍劲沉郁,饱含着生活凄苦、心境悲凉的感伤;论其书,笔酣墨饱,恣肆跌宕,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

只不过,在元丰五年的连绵阴雨中,苏轼的那个寒食节,是他心灵的至暗时刻。

那时,他刚经历了一场劫难,死里逃生到了黄州。仿佛刚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还没有回过神来。

他二十出头就高中进士,名动京师。在生命的前四十年,一路高歌猛进,从勤奋好学的少年,到名满天下的青年才俊,再到朝廷倚重的大臣、百姓爱戴的太守、政绩卓著的官员,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秀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的旷世才华与誉满天下,引起了一群小人的嫉妒与攻击。他们从苏轼的诗词文章中找到种种似是而非的“证据”,向皇帝说明其内心充满了对朝廷的不满,对新政的抱怨,甚至想推翻皇帝……皇帝下令调查真相,于是,苏轼的政敌们把他缉拿进京,关进了御史台的监狱,严刑拷打,历时一百三十天。这个事件被称为“乌台诗案”,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文字狱。

经历了种种侮辱打击,苏轼活了下来,在很多人的努力下,朝廷派出圣谕,对于“乌台诗案”作了如下处理:

把苏轼贬往黄州,官位降为团练副使,无权签署公文。差人押解前去,属于罪臣,在黄州好好反省,不准擅自离开该地区。

元丰三年,苏轼由他的大儿子苏迈陪同,来到了黄州。

元丰五年的寒食节,是他到黄州的第三个。

这三年里,苏轼从高官厚禄到缺衣少食、居无定所。一位叫马梦得的朋友看到苏轼一家衣食无继,就找人交涉,向郡中要了一块荒地给苏家人耕种。那块地在东面的山坡上,所以叫“东坡”。

那时的苏轼,每天下地去除草、拾捡瓦砾,风吹日晒地劳作,他的脸变得黑黑的,从外表看,他已经是一个地道的农夫了。

安顿下来需要时间,苏轼还没有真正适应一个农民的生活。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的春寒料峭中,他又生了一场病。

病中的他恍然记起寒食节,本是祭祀的日子,可朝廷不准他离开黄州,“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万里之外的故乡,父母的坟墓,是否还能有人去祭扫?

他把所有的苦痛郁闷都写进了诗中,写进了那张《寒食帖》。

写完,就把那些情绪丢进了风中,丢进了雨中,丢进了滚滚东流的江水之中。

黄州的风雨,见证了苏轼重生,凤凰涅槃般地重生。

那场风雨过去之后,也是在这一年,苏轼在东坡盖了一座房子,取名“雪堂”,到了秋天和冬天的时候,他与朋友到附近的赤壁游玩,写下

名传千古的《赤壁赋》与《后赤壁赋》。

由于每天在东坡种田,苏轼给自己取了一个号“东坡居士”。从此,他不再是那个身着官服,出入朝堂的苏轼,他有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苏东坡”。他喜欢别人叫他“东坡”,这个名字一天天渗入他的生命中,陪伴他度过了“化苦难为旷达”的岁月。

他赋予了这个名字很多内涵,以至于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因为这个名字不只是代表一个丰美真诚的灵魂,而且象征着一个人文士大夫坚韧不屈,浩然于天地间的精神。后来,“苏东坡”这个名字甚至盖过了他以前的名字,家喻户晓。

那个寒食节,那张《寒食帖》,或许就是“苏轼变身苏东坡”的一个转折点。

三

后人认为:最能代表宋朝书法成就的书法家有四个人,被称为“宋四家”。这四人就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简称“苏黄米蔡”。苏轼位列第一。

对于书法,苏轼有很深的造诣。弟弟苏辙曾经评价苏轼的书法:“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

同时代的黄庭坚对苏轼的书法推崇备至,他说:“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鼎,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

徐会稽,李邕都是唐代的书法名家,特别是李邕,曾在潍坊一带做官,那时候此地称为“北海”,因此李邕又叫“李北海”。

到了南宋时期,有人开始编辑整理苏东坡的字帖,汪应辰将收集到的东坡法帖刻于成都西楼,世称《西楼帖》。南宋的大诗人陆游还据此编辑了《东坡书髓》,收录苏东坡书法中的奇逸者。

苏轼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寒食帖》正是苏轼书法精神的完美体现。

这张诗稿诞生后,几经周转,传到了河南永安县令张浩的手中,张浩与黄庭坚认识,公元1100年,张浩把诗稿拿给黄庭坚看。此时,65岁的苏东坡远谪海南,黄庭坚一见诗稿,为之倾倒,又思念老友,于是在上面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诗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之。”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到了明代,大画家董其昌在上面写道:“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四十卷,必以此为首观,已摹刻成鸿堂帖中。董其昌观并题。”

清代,《寒食帖》收藏于皇宫中,乾隆皇帝认为是“神品”,激动之余,他盖上了自己的多个印章,并写下了:“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以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后有山谷跋,倾倒已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者。坡论诗诗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又云。读书万卷始通神。若区区于点画波磔间。求之则失之远矣。乾隆戊辰清和月上澣八日御识。”还在卷首写了“雪堂余韵”四个大字。

到了近代,《寒食帖》命运多舛。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寒食帖》差点儿被毁,后来流落民间,经过多个藏家之手。1922年,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高价买了《寒食帖》。二战结束后,由国人重金购回,1987年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东坡为人文,写字作画,都是出于真性情。他率真坦荡,少有机心。对于自己的书法,他说过:“天真烂漫是吾师。”

曾有多少费尽心机的人和文字,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不朽,却淹没于历史的长河,留不下一点儿痕迹。而苏轼的这一次随意书写,使《寒食帖》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经典。因为对于艺术来说,惟有真诚,可以永恒。

“神兽”草原来

——战国金环首

◎崔斌



战国金环首
(资料图片)

战国金环首,出土于青州西辛战国古墓,现收藏于青州博物馆。

这是一件十分奇特的环形金器,应为剑或刀等青铜器的环首部分,长方形柄部中空成釜,以便于嵌入器身。它可以起到平衡配重的作用,还能坠挂物品。金器上装饰有一只奇特的怪兽,头部整体略呈椭圆形,为卷曲成环的异兽形象。这是什么“神兽”呢?

“神兽”头颈高昂,头外形像鹿,呈跪姿。兽头长有锥状犄角,犄角呈花状向后仰;狭长的耳朵后面有卷曲状纹饰,似翅膀,与前腿的兽蹄相连,兽蹄分叉,应为偶蹄动物,下端似鹿蹄;前部为极度夸张弯曲成环形的勾喙状鹰嘴,有高凸的眼眶或眉骨,鼻孔前及两侧均为绒毛状的三角形纹饰。“神兽”全身布满细密的绒毛。这是鹿、鹰的结合体,是一种长着鹰嘴、犄角,身上长毛、腿部有蹄的“神兽”,但说不出是什么。

2004年的一天,在青州市西辛村的一处工地,人们意外发现了一处大型古墓葬。这座墓葬呈中字形,由南北两条斜坡状墓道和墓室组成。大墓全长100米左右,是山东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墓葬,随葬器物有陶、铜、玉、骨、金、银、漆木器等。从墓葬规模及所处地分析,墓主的身份很可能是齐国的贵族或齐王室成员。

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但金器制作水平并不高,所以战国墓葬很少出土金器,这件环形金器也是大墓出土的唯一金器。金环首由纯金铸造,精美奢华。在其出土的地方还发现了两件玉器,一件是装饰在剑鞘尾端的玉剑璲,也称玉剑玦,由上等新疆和田白玉雕琢而成;另一件为精巧的玉剑璲,它一端镶嵌在剑鞘上,另一端用来系在腰带上。据此,专家推断西辛大墓中应该随葬了一把做工考究且配有玉饰剑鞘的金环首剑。

墓主人生前非常喜爱这把金环首剑,专门为它配了镶嵌有玉石的剑鞘。一把剑“金玉其外”,足见它并非武器,与征战无关。剑鞘带有汉文化风格,金环首却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这种奇怪的动物纹样来源于哪里?

“神兽”纹样的装饰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在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带也经常发现这类纹样。如在宁夏同心倒墩子、辽宁西丰西岔沟等地都有带类似纹样的器物出土。还有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出土了怪兽形象金冠顶饰,怪兽系圆雕,躯体似鹿,口为鹰嘴,尾端和巨角状璲配以鹰头。

金环首上的兽形形象表现得更为写实。它有明显的鹿、鹰结合的特点,鹰是猛兽,鹿善奔跑,它们都是草原游牧民族崇拜的动物。金环首就是这两种动物的复合体,应当代表着神兽的力量,这种复合体所包含的文化只有中亚、西亚地区才有,被称为斯基泰文化。

斯基泰文化曾在黑海北岸盛行,以兵器、马具和“野兽纹”著称于世,属于游牧民族的艺术。斯基泰人在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生活,从今天的俄罗斯东部一直到内蒙古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

据《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从今天的陕西西安出发,向西到达了中亚地区。周穆王将许多丝织品作为国礼馈赠给沿途国家的君主。在周穆王赠送的丝绸中,有一种象征吉祥与和平的白色帛,而制作白帛的原料就产自古青州。

战国时期,古青州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山东半岛,这里的丝织业比较发达。

战国时期齐国与西域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当时斯基泰人主要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获得中国的丝绸。因为斯基泰人不从事农耕,所以丝绸对于他们来说十分珍贵。战国时期诸国英雄争霸,货币尚不统一,对于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说,用货币去交易更是不可能的事,以物易物,就成为必然。

物与物交换中,黄金和白银显然格外受重视。所以,这件金环首装饰的剑很可能是用丝绸交换到齐国的。在出土金环首的西辛大墓中还随葬有一件银豆盒,上面装饰有水滴状纹饰,工艺考究,很可能也是用丝绸交换来的。

这件金环首,让我们领略了战国时期金属制品的精美与奢华,见证了东西方文化 with 贸易的交流,也从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古青州已经与中亚、西亚等地有联系。

《寒食帖》局部 (资料图片)